



### 布衣大儒于右任

崔鹤同

于右任原名伯循,字诱人,别署“骚心”,号髯翁,晚号“太平老人”,陕西西原人。他是清朝光绪年间举人,因刊印《半哭半笑楼诗草》讥讽时政被清廷通缉,亡命上海,遂进入震旦公学。早年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。1907年起先后创办《神州日报》《民呼日报》《民吁日报》和《民立报》。《民立报》成为当时国内发行数量最大的报纸,对清王朝的统治进行了猛烈的抨击。这些文章也感动和激励了一代学子,时有“先生一支笔,胜过十万毛瑟枪”之美誉。

于右任先后筹组复旦公学和中国公学,后又创办复旦、上海大学等,他主张以学救人,曾宣言:“欲建设新民国,当先建设新教育。”为近代中国革命培养了一大批杰出人才。

于右任精书法,早在20年代便有“北于南郑”之称(“南郑”指郑孝胥)。他擅草书,首创“标准草书”,被誉为“当代草圣”;创立了“于体”书法艺术,从而成为沉雄博大的一代书法大师。

1924年1月,于右任出席中国国民党一大,提出了国共两党“合则两益,离则两损”的著名论断,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。1930年11月,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,会议选举于右任担任监察院长。从此,他长期主持监察院,努力创建监察机构,制定监察制度。他上任后,真的打了一批老

虎。仅1933年一年,被“打”的省主席就有江西省主席鲁涤平、浙江省主席张难先、热河省主席汤玉麟等6名。

1949年11月29日,于右任被迫飞往台湾,原配夫人高仲林、长女于芝秀等亲属仍留在大陆。暮年孤独无依,深念大陆亲人,抑郁苦闷,无以释怀,于1962年1月24日写下了荡气回肠的《葬我于高山之上兮》的离情绝唱。

于右任来台后婉拒了蒋介石给他准备的花园洋房,住进了一所普通公寓——“梅庭”。这是他长年避暑之地,更是避寿、避官说之地。

1964年7月2日上午,于右任抱病会见台湾大专院校12名毕业侨生,作生前最后一次演讲。他告诫青年人最重要的是“立志”,他说:“纵观古今中外,多少英雄豪杰,做出了种种丰功伟绩、可歌可泣的悲壮事迹,无不始于立志……我希望各位立定志向,多读中外名人传记,有所取法,见贤思齐,知所奋勉。”

常人难以想象,于右任晚年病重时常“没钱住院”。1963年4月18日,于右任喉咙发炎,住进台北荣民医院。5月初在疾病没有康复的情况下因缺医药费便提前出院,病情因此再次发作。他本应立即重新住院,但因为缺少住院费用,便将此事一拖再拖。他在日记中写道:“我的钱已用于

可以指天作誓的。人疑我有钱,是旁人害我。”

身为高官的于右任,又是当代书圣,可谓一字千金,何以穷困得一贫如洗?

于右任一生注重名节,为官清廉,从不以权谋私,除了薪水,所有办公费、机密费一概不取。他不过生日,不办寿宴,谢绝宾客拜寿。他生性豪爽,赐人字墨从不收润笔。而且遇到借债者,从来都是慷慨解囊。当年许多学生考上大学,没钱交学费,听闻于右任乐善好施,都到“监察院”门口借钱;门房转告后,于右任没见到人,也不问是谁,立即提笔交待先预支薪水借给他人,不要借据也不求回报,不够预支就向副官借钱。于右任每到月末,生活便捉襟见肘,有时还要靠借贷度日。他却说:“穷,是我的光荣。”

1964年11月10日晚,于右任病故,终年86岁。弥留之际,人们打开他最为珍贵的保险箱,箱子里没有一点金银积蓄,只有一支钢笔、数方印章与几本日记,还有结发妻子高仲林早年亲手为他缝制的布鞋布袜,他的三子于中令5月赴美留学时向银行借贷的4万元账本以及平日借副官宋子才的数千元的账单。人们无不唏嘘凄然,顿生敬佩敬仰之心。

一生功名,两袖清风。“落落乾坤大布衣”是他一生的写照。

### 大家风采

### 被出名的周处

阿紫

宴招待东吴降臣,席间王浑嘲讽道:“诸君亡国之余,得无戚乎?”周处毫不客气地回答:“汉末分崩,三国鼎立。魏灭于前,吴亡于后,亡国之戚,岂惟一人!”王浑顿时羞愧无言。

王浑曾在曹魏时期为官,后来司马家族篡位成立西晋。王浑一度遭到罢黜,之后复出效力新皇帝。东吴投降晋朝,那是吴末帝孙皓决策的“法人行为”。周处他们这些降臣如同现在被兼并企业的员工,不能算叛徒。倒是王浑为谋反者服务,道义上更难以解释。周处的反击拍中了要害,在座的降臣有些也能想到这一点,只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,没有胆子反驳王浑。

在西晋当官以后,周处辗转多地担任地方一把手。安抚少数民族、处理陈年积案、教化百姓……为官一任造福一方。后来被调到中央,先是担任散骑常侍,接着升任御史中丞。期间不畏权贵执法严明,得罪了司马懿第八子梁王司马彤,为招致杀身之祸埋下了伏笔。

公元296年夏天,关中闹饥荒,百姓流离失所。秦、雍二州氏、羌民众造反,推氏人齐万年为领袖,拥兵7万围攻泾阳。西晋朝廷任命梁王司马彤为征西大將軍,周处作为属下和他一同平叛。不出所料,司马彤公报私仇,只给周处五千兵丁让他发起进攻。眼看寡不敌众,不发援兵,最后周处战死沙场,以身殉国。

周处后期经历颇像《杨家将演义》里的杨继业,作为降臣不受西晋权贵待见。司马彤就像演义里的“潘仁美”,设计让周处死于敌手。或许诸如《杨家将演义》之类民间通俗文学作品,创作时融入过周处的经历。日光之下并无新事,历史上的小人、英雄人物都常有雷同的人生经历。

周处被人遗忘了许多年,如今因为一部电影突然被出名了。这是件好事,他本就有千古流芳的资格。



《雀梅争春》汤青/摄

### “飞鸢书堂”记

王建成

“半亩方塘一鉴开,天光云影共徘徊。问渠那得清如许,唯有源头活水来。”这首朱熹的《观书有感》传播千年,为人们耳熟能详,影响了一代代学子。

然而,朱熹的读书之道远不只这首诗。他提倡的书院文化,经朝廷认可推广,衍生出一系列办学机构、传播传统文化、教授读书之法、培养读书人才,是对中国传统办学的重大贡献,影响极为深远。

在赣粤边界光泽的杉关口上,立有一处“飞鸢书堂”,很引人注目。翻开清版的《光泽县志》,以及有关史料记载,杉关建于唐广明元年(880),号称“全国第一关”“枕江闽两界之要冲”,是古时的闽赣通衢大道。由赣入闽西北必经之路。朱熹与光泽渊源颇深,当地有他尊称的老师、学子以及大批学生,所以当年朱熹到处讲学从此地来往频繁。后来理学被打成“伪学”,朱熹前往各地避难,也都由此地而过,因此在杉关这里留下了他的大量痕迹。杉关往前不远处是江西的飞鸢村,过去地界不清,当年“杉关书堂”或是“飞鸢书堂”都在杉关范围,名闻远近,相得益彰。千百年过去,历经岁月的风云变化,当年的书堂早已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,但培育出一代代学子却没有消寂,许多人士名噪当时,成为这里永远的骄傲。

近年,闽北光泽县在打造杉关生态文化园建设中,于关口原遗址一处民居式建筑中设立书堂,以“飞鸢书堂”之名雄立在杉关口上。据书堂上的“飞鸢书堂简介”中写道:“朱熹暮年蒙冤遭难时来到光泽暂居,曾在杉关飞鸢书堂为两省边民子弟和东进西出的文人墨客开堂讲学。堂门楹联:‘鸢飞月窟地,鱼跃海中天’和正厅上的堂匾‘飞鸢书堂’即是朱熹亲笔所书。”书法为行楷,刚直有力,秀外慧中,而又显得大气磅礴。当年朱熹为了推广书院,各地精舍、书屋也相应,以朱熹书题为荣。朱熹留字也正常,更有“飞鸢书堂”名字取自他当年自题的“鸢飞鱼

跃”四字。这四字之意蕴含朱熹彻底完成了逃禅归儒的转变,实现了一种人生质的飞跃后的表露。随着他理学思想体系架构的完整形成,以此来形容他当时的心境。所以他来此题有这四个字,并以此作为书堂的名字,来体现了他的读书思想。

从大门而入到前厅,两边是学子学业观廊,中间是天井,正厅中立壁挂着朱子像,上方是“源头活水”四个大字,下面老式的先生条案和学生上课桌椅,条案上摆放着教书的模具再现当时古代书堂的场景。旁边板壁上挂着“飞鸢书堂”介绍,杉关名人诗作。两边厢房是老师办公的地方,里面摆着桌椅。后厅是“慎思堂”,旁边是用膳的食堂。整个地面老式方砖,一铺而过。后院墙外是竹林、山泉、小路,词碑竹林,小道曲径通幽,天然寂静。

在这里,我仿佛看到当年朱熹和其学生教学传道的身影,仿佛听到朱熹在传授学生读书之法。朱熹在光泽学生很多,如有名的弟子李守约、李壮祖、李相祖、李方子、李文子等。他平时传授的读书方式也很多,“读书之道无他,唯是笃志虚心”“所以日诵圣贤之书,而不识圣贤之意。其所谓诵读,只是据自家见识撰成耳,如此岂复能长进”“只是就守着着力,至其积久纯熟,乃能有此效,而不费力耳!”“大抵为学,当以存主为先,而致知力行不可偏废”。这是留存在清版《光泽县志》中朱熹写给光泽学生的读书心得,告诉学生读书没有捷径可走,要立志谦虚,持之以恒,循序渐进。要用心认真,抱着求知的心态才能读进去,才能达到读书的目的。要读圣贤的经典著作,如不了解圣贤书中的真义,只是自己想象里面的意思,这样不会有进步。读书做学问,首先应当把握其中心思想,这样读书学习之法努力下去,就不会走偏路……

朱子之学在光泽杉关这地域偏僻的地方广泛传承,仅是一个影子。当年理学的大力传播,对后代学

父亲这个人很有意思,每年种庄稼的时候,必定要在田头种上几排向日葵。那些向日葵能开花结果却收获寥寥,因为不是刻意打理,再加上鸟儿会来啄食里面的果实,每年仅仅收获几把葵花子。因为葵花子太少不值得榨油,当零食吃的话,里面经常有些干瘪的瓜子,我们都不爱吃。

每年开春,母亲总会跟父亲唠叨一句:“今年可别种向日葵了,一点用都没有!”父亲却笑呵呵地说:“种!有用没用不要紧,我图的就是看个风景。向日葵多好看,尤其是长出花盘来,金灿灿的,花盘还跟着太阳转。田里有了这样的风景,干起活来都有劲儿!”我心里暗笑父亲,一介农民还满娇情的,要看风景值得这样吗?放眼望去,到处都是田园风光,可父亲钟情的是向日葵逐日而生的品格,所以每年必须种点向日葵,用来当“风景”看。正如母亲所说,父亲种的向日葵没有什么实用价值,可他却坚持种。

在父亲的生活理念中,一直有这样的“非实用哲学”。有些东西虽然实用价值不大,不是生活必需品,但他总能从中发现不小的乐趣。有一次带父母去逛超市,父亲看到一套餐具特别好看,便要母亲买下来。母亲说:“家里不缺盘子不缺碗的,买这套餐具干嘛?”父亲看也不看母亲,仔细摩挲着那套餐具说:“家里的碗碟该该换了,用这样的碗碟吃饭,觉得饭菜都香些!”母亲拗不过父亲,只好买下了那套餐具。看来,父亲还真是蛮有审美情趣的,懂得除了实用的需要,还应有更高层次的需求。父亲的“非实用哲学”里,藏着他对生活的追求和情趣。

我小时候爱看课外书,母亲坚决反对,连老师都对我说:“看那些书对考试没多大作用,还不如多做点题呢,买书的话就买习题类的。”父亲知道后却说:“看吧,你自己喜欢就行,多看点书没坏处。”不仅如此,父亲还会为我买课外书看。如今我还收藏着父亲为我买的一本《西游记》。多年后,我开始写作,发现少年时代看的那些书让我受益匪浅。

如今,父亲老了,有了更多的时间,他开始学着养花,下下棋,过闲适自在的生活。我家的院子很大,父亲执意要多养些花。母亲说:“养花有啥用,不能当饭吃,还不如种点菜呢。”父亲说:“菜要种,花也要养。”后来,父亲迷上了做一些小手工制作,就是把废旧用品改造利用。不过他改造的那些东西,有利用价值的不多。母亲依旧总是唠叨他:“你每天鼓捣那些玩意,有啥用?”父亲笑呵呵地说:“没用的事,才是真正有用的。”我听了这话,向父亲竖起大拇指:“爸,你说的这话还真有哲理的,书上经常这么说,无用的事最有用。看似无用的事,能滋养心灵,陶冶性情。”父亲听了我的话,又笑起来:“书上说得真是这么个理儿呢!对了,你找点适合我看的书,以后我要多看看书。”瞧见没有,父亲的“非实用哲学”又发挥作用了,对书产生兴趣了。

父亲的“非实用哲学”,不仅让他收获了更多乐趣,也深深影响了我。父亲的“非实用哲学”,其实是一种难能可贵的人生智慧。

子和儒家理学文化的推广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影响至今,所以会有:“东周与孔丘,南宋有朱熹。”不是没有道理的。这两位古代圣人大儒,决定了中国传统儒学文化的走向。“杉关是传承朱熹理学思想,兴办学堂,关内有杉关学堂,关外有飞鸢书堂。”书堂简介这几句话言简意赅,道出书堂办学的真谛。

“飞鸢书堂”的设立在今天来说,意义更为重大。杉关近年作为生态文化园进行修复建设,有关朱子理学的内容极为丰富,如朱子园、朱子亭、朱子井,朱子路、朱子墙等,特别是当年南宋朱熹推广书院、精舍、书屋,以其博大的理学思想普及教育,千年来结出丰硕的成果。在今天又让其以书堂开幕式融入,成为传统文化的再现。

杉关是闽赣两省的“窗口”,人来人往不断,对发扬传播朱子文化极为重要。来这里游玩的人,都会在“飞鸢书堂”前伫足,怀着极其虔诚的心理,聆听千年朱熹的读书警言,感受朱子理学的人文魅力。

站在“飞鸢书堂”前,浏览书屋的陈设和环境让人心生感慨。当前大力弘扬朱子文化思想,让儒家的理学文化进一步发扬光大,杉关的“飞鸢书堂”上升到两省传播读书文化的“窗口”更有现实的影响力。也是传统理学文化的一种继承和发扬,更是千年书院文化的遗址和当年理学方式传播的一个缩影。为今天推广朱子文化,传播理学精神,扩大理学在两省的影响和教化地方起到一定的作用。

